

□小小说

老 流

马 卫

和老流结对子，冉杰心里不情愿。冉杰是90后，刚大学毕业，公招来的。他是标准的富二代，父亲开了家摩托车销售店，代理“大运”品牌摩托车，一年有几十万元收入。父亲希望他接班，自己好好休息。但冉杰想历练自己，考了公务员。

组织上让他来扶贫，重在锻炼。扶贫工作队，乡驻村干部、村干部，每人结几户对子，是硬任务。这叫“结穷亲”，是扶贫工作的一大创举。

老流的情况，冉杰早听村主任哈二麻讲过。

老流是绰号，他姓刘，叫刘长洪，是本地的老住户，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。刘长洪职高毕业后，就没有在村里正经种过庄稼，也没有打过工，而是在城里或镇上，帮人介绍卖主买主，帮工头招人，帮职业培训学校招生等等，干的事不少，但没挣到啥钱。老婆在村里，拖着俩孩子，连房子都成了D级危房，是标准的贫困户。

叫他老流，流，是暗指二流子。真正的农民，是看不起的。

冉杰要见老流，得给他家找个脱贫

项目，还有D级危房改造的事，也得和他商量。可是，打了几次电话，老流都说——没空，好像他日理万机似的。

冉杰很生气，居然还有这种贫困户，把自己当大爷！生气归生气，任务还得完成。清明，老流回家祭祖，冉杰上门，老流不见也得见。

一个80前，一个90后，年纪相差还不算大，冉杰几句话就拉拢了距离。但是，老流说，他不要村里的项目，他喜欢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种植业？套脚。养殖业？风险大。鸡瘟猪瘟，太可怕。

“你家总得有个脱贫项目。”

老流还是那口吻，“脱贫吗？你们别担心，我家一定能脱贫。”

他老婆在一边，一脸的不屑。

第一次没谈拢，但还是有效果，冉杰加了老流的微信，有了更多的联系方式。聊天多了，冉杰也感到老流不是个二流子，而有他的追求。

过了一个月，老流主动回村找到冉杰。他提出，他负责给村里今年的胭脂李找销路，但每斤他要提三角钱。

今年水果大季，全村专业组和农户

加起，能收成的李子，不会少于九万斤。一下销这么多，有人说，他吹牛。有人说，他得先抵押。

老流听到这些风言风语，一脸的作难。这时候，冉杰站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我信老刘的，如果赔了，我负一半责任，扣我工资。”

老流联系的省会城市商场，真派人来看货，因为老鹅坪水好，土好，李子个大，肉多，汁甜，当场签约，并付了30%订金。价格是每斤五元，比本地去年零售价还高。

李子搞完，全部货款到位，人们真信了老流。不信也不行，毕竟大家拿的是真金白银。

冉杰负责扶贫信息工作，突然悟到：这老流，就让他专门搞外销，搞信息，像经纪人，对村里只有好处，对精准扶贫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扶贫信息员，算不算脱贫项目呢？他把想法给扶贫工作队长、村第一书记钟琴汇报，得到了肯定。

再和老流见面，因为冉杰挺他的缘故，受到了热情接待。当扶贫信息员，让

老流脸上有光，满口同意。村里今年梨子又是丰年，老流说，他出去跑跑，争取让村里的梨子卖个好价钱。

南方梨子，日照长，甜。

北方梨子，生长期长，维生素多。

老流出门前，还专门研究了村里的翠冠梨。他读职高，学过植物学。他从县城跑起，到市里，到省会，到上海和深圳、广州，最后在苏州的超市，找到了买家。

翠冠梨是新品种，核小肉多，汁味香甜。超市派人随他来到老鹅坪，对梨园的水土取样化验，无超标农药残留和重金属，当场签约。价格比在本地零售，高出10%。

全村预收梨子，不会低于十万斤。这次，仍然是每斤提成三角，村民没有一个反对。

老流家脱贫，真不是问题。只是再叫他老流，实在是不敬。冉杰提议给他换称呼——刘专员，扶贫信息专员。

嗨嗨嗨，这可是地区级的官员称呼呢，比村主任高出多少级！

老流直言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心里却乐呵呵的。

□散文诗

秋至八公山

边家强

万物齐颂秋辞

八公山端坐，淝水静静流淌。晴空一行鹤，拉开秋歌的序幕。

野草合着节拍，像浅浪。远处的柿树林，把宋词般的文字挂满山腰。远处的山上银杏高耸，透着楚风汉韵。

山路，没有尽头。走势，只向着深处，仿佛还有无数的神秘，等候一双双脚去揭晓。我知道：叔痒攀登过，太白醉酒过，介甫惊赞过，东坡仰视过。

白鹭忙碌，衔着音符，在山间清浅的水域清唱。石林，惊叹号般地立着；紫金石，闪着神话一样的光晕。

八公山，被五彩拥抱。音符自然散开，风格迥异，又能完美和弦。蓝的天，绿的松，红的枫，黄的菊，都是季节的献辞。

山民，弯腰挥镰。汗水，浸透单衣，浸润土地和大山一样的心。

被群峰感染的秋风

淮河，带走黎明，也会带走星辰。秋风，在八公山神游。藤蔓般的心，岁月无法解读。

山峰，各有性情，又各有耐读的名字。经历留在草木之间，历史烙在丛山之中。不管时光如何匆匆，故事始终萦绕八公山，不会走远。

秋风漫舞，层林染透天空。峰峦林立，像高悬的牌楼。此时，若有仙人云游，也会屏息驻足，谁也不愿惊飞林中鸟，谁也不会破坏这画作的自然美。

山峰相视，默默对话。每一座峰峦，都有传说。每一条溪流，都传递着生命的消息。每一棵野草，都朝着葳蕤的方向。

秋风在游。向仙人挥手，折服自然的神工鬼斧。掬一捧泉水，拣一块山石，拾一颗野豆，抚一方古碑，寻一行足迹，温暖始终裹在秋风里。

秋风在游。走一走磨盘山，闯一闯硃石口，听一听白鹤鸣，赏一赏倒挂鼎。然后，在凤凰栖息的地方，仰望峰顶。

秋叶承载的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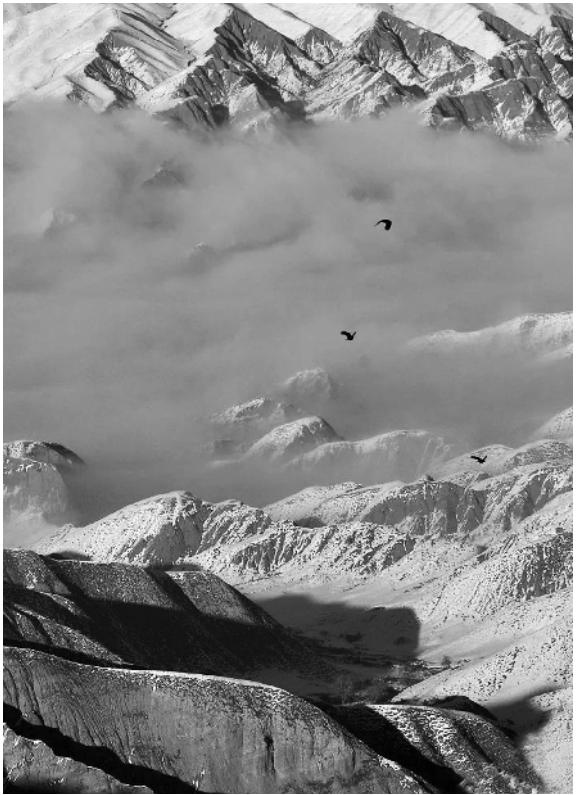
一块很不起眼的山石上，藻类细小的叶，像桂花。隔着年代，我能嗅到淡淡的香，也能想象出那时的自然、那时的物候和地质的突然变迁。

一片叶，就像一滴水，承载了大海的全部。秋已深，叶在舞。仿佛仙人们的踱步声，还回荡在星光依稀的天空。那些光阴里智慧的文字，一一飞进线装书，落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。而此时，它们又长出翅膀，飞回到丛林，然后轻挽着时光，回味汉时的那场鸿烈之旅。

霜，历练万物。叶，有了禅意。渐浓渐深的叶片里，藏着无尽的玄机。四季轮回里，叶的谢幕，实质上是无声的召唤。

凋零，不是伤感的泪，而是新生。在八公山，每一片落叶都有内涵，都珍存在古城的眼眸。每一次飞翔，都是思想和文明的升腾。

叶，自然地落。烟火，袅袅地升。八公山睡了，古寿州睡了。



北疆风光

邢善良 摄

点点雾淞缀莲花

顾 评 摄

□散 文

拍 鸟 记

尹 画

开始拍鸟，源自一次偶遇。

我家小区后门临着一条河。有一天，经过那里时，看见有人举着手机在拍什么。探头一瞧，原来是在拍鸟。一只鸟立在桥下的墩子上，望着河面，静悄悄地，像纸板剪的一样一动不动，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它叫什么名字？一时好奇心起。拍了图片搜索一下，啊，原来它就是夜鹭。它的一天始于黄昏，结束于日光涌现之时。它有像猫头鹰那样的夜视能力，能够穿过雾霭和黑暗寻找路径觅食。因为发现了这只自带花翎的鸟，这一天的我，沉浸在满满的快乐之中。

仿佛是天意。隔天，我在社区图书馆里读到一本书《去公园和野外》。书中的第一篇叫《大沼泽纪事》，作者是一位美国高校老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初级观鸟者。她说佛罗里达大沼泽国家公园里有各式各样的鸟类，是傻瓜观鸟的绝佳去处。这篇文加深了我对鸟类的研究兴趣。

兴趣一经升起，如火如荼。我走路的姿态，变成了昂首挺胸。昂首，是因为目光开始留意树上的鸟。有一天早晨，我五点半就醒了。睡不着，索性下楼散步。清晨的空气真清冽。鸟儿们起得早，咕咕咕、叽叽叽、喳喳喳，鸟声啾啾，像在合奏一首音质丰富的交响曲。

突然，在我前方大概三米处，我发现了一只粉红色的鸟。咕咕咕的叫声很像鸽子。它长有粉嘟嘟的腹部，粉嘟嘟的小脚丫，赶紧抓拍了几张图，百度上识

别一下，是斑鸠。

我猛然想起，小时候很喜欢山口百惠在电影《绝唱》里唱的《野鸽子之歌》，歌名有另外一个翻译：《山鸠》。山鸠，不就是山里的斑鸠吗？记忆里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光阴，才同眼前所见的鸟儿发生了关联，一时又引我感慨万千。其实鸟儿早已参与到我的生活，只是从前的我太过无知。

像是要将丢失的光阴弥补回来，我对拍鸟的热情一日高于一日。

今年夏天，我去了一趟西安。游完碑林博物馆，从西安城墙的文昌门走出来。偶然发现那里有一个城墙公园，公园造在城墙之下，连接着文昌门和永宁门。

公园里人不多，绿化好，鸟儿们就不怕人，大摇大摆出来遛弯儿了。我一连看到了三只鸟，褐色的羽毛，眼睛上下部位呈白色，头顶上竖立着栗褐色的毛，长长的尾巴，模样煞是威武。我自然不知它的大名，好在网络查图功能发达，拍图一搜，它叫：白颊噪鹛。由于长得颇似画眉鸟，又被叫做：土画眉。白颊噪鹛身上的褐色，恰如西安城墙的颜色。这种鸟常出现在陕甘地区，意味着，我在上海是很难拍到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同样，一方水土养一方鸟。如今，西安于我，不仅仅是有兵马俑、大雁塔、Biangbiang面的西安，还是有白颊噪鹛的西安。

鸟的世界缤纷、有趣而辽阔。每一只鸟都值得让我们叫得出名字。

□散 文

孤 石

路来森

石之情。

苏轼，画有一幅《枯木怪石图》，枯木一株，主干虬曲，旋扭，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，在扭曲着它，枯而硬，硬而倔，彰显着一份峥嵘的力量；树枝数条，瘦硬斜挺，根根如巨刺。树的根部，是巨石一块，石面浑朴，纹理道道，像是飓风扫过，或者流水湍洗而过，这是一块孑然独存的“顽石”，多经洗礼，但却本性不改，依然倔强地存在那儿，与枯树相依并存。在这儿，“怪石”成为了“枯木”的根基，正是因为有“怪石”的存在，那“枯木”，才可以“有恃无恐”地倔强着。

块然一石：孤独，坚硬、倔强，乃至传达着一份沉厚和永恒。

故尔，“孤石”寄意，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达情方式。

八大山人绘画，“孤石”是他的一个重要绘

□组 诗

冬日书简

陈 赫

一根黄瓜的翅膀

强村

晨光微亮。日头的高度与翟庄村形成金色的夹角
王章顺就在这里，默念着口中的数

字

从一个大棚，数到另一个大棚
直到第一千个大棚
从一根黄瓜，数到另一根黄瓜
直到第千万根黄瓜……

重量隐伏其间，笑容
从他的脸上，延伸至每一个村民
他们互相询问的方式，如此朴实
仿佛我曾见过——那不过是
“用辛勤劳作为引，用汗水浇灌出致富果”

长势喜人，在这里是最好的形容

词

暖意。则来自
每座棚年纯利润达5万多元
馨香缠绕，翠绿溢出满心欢喜
在那些绽放的黄花中，我想问
问——
这意味着什么？

让一座被称为“黄瓜之乡”的城市
来做一个精确地回答吧——
当一根黄瓜的翅膀被人期许
乡村振兴的色彩，便类如朝阳
嗯，那种熠熠的朝阳

一方百姓的荣光

脚步踩在健康步道上，耳边
可以听清树木拔节的声音
我们试图了解，增绿工程的全部
试图在一批千米新长廊中，重新
认识
有些古老。敲门后的魅力

一路繁花相送，在花木小镇
天然氧吧是脱口而出的语言
欢呼中诞生的森林覆盖率
90%以上仍在不断攀升的数字

一路锦绣相迎，在黄梨小镇
晚秋的果实硕大，果汁流淌着丰美
那些红色革命的火种，交到了
新一代人手中。请放心吧
他们以铁钉的尖锐，实现了富民

□散 文

云雾山的呼吸

李 晓

云雾山，又名云栖茶山。我漫步在云雾山下，秋日的阳光，从瓦蓝天空落下来，铺洒在一垄一垄隆起的茶园里。

茶园里的老周，是云雾山下的老茶农，清晨的露珠还在草丛中簌簌滴落，他便挎着茶篓去采秋茶，拇指与食指翻飞间，一片片油亮的茶叶落到了茶篓里。从山顶俯瞰，躬腰采茶的老周如一只蚕匍匐于漫山茶园。

“春茶苦，夏茶涩，要好喝，秋白露。”老周了解茶叶的习性，老天赐予山里的温润气候，适宜茶叶种植，那一片如大地母腹般隆起的茶垄，是与老周内心接壤的地方。

7年前，老周种植的小茶园，被一家来山里的茶厂收购，老板在村里流转了上千亩土地种上茶叶，茶厂收益可分红给农户。我问老周，你以前自家种茶，如今成了茶场的员工，有啥区别？老周微微一笑说，茶都长在我们的山里，有技术员现场指导，引入了好品种，规模也大多了，这事划算。

前年，镇里来了一个新书记，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也喜欢茶，女书记带人上茶山，拍摄视频向外推介山上的茶叶，在镜头下，采茶的老周正唱着山歌，一

片片茶叶在他手中，轻盈落入茶篓里。老周说，市上1斤茶叶，要经过采茶人一双手大约52000次的反复动作。

土地开垦、茶苗培育、种植、施肥、除草、采摘、晒青、摇青、炒青、揉捻、烘干、挑拣、包装、运输，这是一片茶叶的旅程。一个人的旅程呢？

想起茶，就是想起故乡。老周的侄儿小周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，去年中秋，回到故乡的小周，陪同伯父在茶园里住了一夜。月华如水，老周与小周坐在茶垄边一块青石上，老周开口问：“侄儿，我一直就种茶、采茶，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呢……”小周抓住伯父的手，道：“伯，你年纪也大了，我接您去北京和我们一起住，我来给您养老。”小周不会忘记，自己的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，是伯父靠种茶收入供养他一直读到了大学。月光披在叔侄俩身上，仿佛添了一件薄衫，老周说：“侄儿啊，我还是在这里好，每天闻不到茶垄的清香，我心里就发慌。”

云雾山犹如一个巨大茶盏，它萦绕着命运的万千气象，蒸腾着人世的万般滋味。在这悠悠茶香中，弥漫着草木的芳香，也飘散着时间的味道。

因“孤存”，而狷介，而逍遥，而享受一份人生大自在。

清康熙时人徐昆，写有一篇《孤石记》，其文曰：“吾欲仿六一居士，以不孤为孤，携一壶酒、一卷书，坐孤石上，看孤云出岫，独酌而酣，便放孤鹤于青霄间，看其孤舞，以待东方孤月之上，独歌独啸。”

“坐孤石之上”，徐昆享受的是，因“孤”，而生发的种种美好；读一卷书，酌一壶酒；看孤云出岫，赏孤鹤独舞；待孤月升起，月下独歌独舞。何其逍遥哉？何其自在乎？

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？

爱石如此，尤其是爱“孤石”如此，原因何在？

明代造园家计成说：“片山块石，似有野致。”“野致”二字，大好。虽仅仅是一块石头，文人却从中看到了山野情趣，看到了风雨剥蚀，看到了流水汤汤，甚至于，看到了时间在一块石头上，缓缓地铸造下自己的记忆。

但我觉得，更重要的，似乎还是因为：一块孤石，就是一个孤独的存在，它就是一座山，它就是一道壁，它也是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；它沉实、厚重、内蕴，“一拳之石，能蕴千年之秀”——它还有一种内在的美。